

財閥

馬里亞諾·阿蘇埃拉著



財 閥

〔墨西哥〕馬里亞諾·阿蘇埃拉著

楊 萬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Mariano Azuela

THE BOSSES

本书根据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6 年英译本转译

英译者: Lesley Byrd Simpson

財 閥

原 著 者 (墨西哥) 馬里亞諾·阿蘇埃拉

翻 譯 者 楊 万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3 3/4 字数: 65,000

1960 年 8 月第 1 版

196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632

定价: (九) 0.34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墨西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阿苏埃拉的一个中篇小说。作者通过小城市的一个小商人比纳斯经营失败、被财阀吞并而弄得破产身亡的故事，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作者还通过财阀德尔利亚诺操纵市场和欺诈骗财的情节，刻划出了资本家的丑恶面目。故事紧密地结合了从一九一〇年开始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叙述了人民对财阀和反动政权的斗争。站在人民一边的罗德里格斯被反动分子杀害了，但是最后农民的革命军队来摧毁了财阀和反动政权。

主要人物表

(背景：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小城)

罗德里格斯：大陆商号的店員。

十一月二十日俱乐部的會員：

蒂莫特奥·奥利伐：墨西哥旗商号的老板；

克里斯宾：报販；

費利西托斯·加拉尔多：市演說家；

波尔菲里奥·洛佩斯：綽号“猪羅”。

璜·比納斯：食品雜貨商，苏尔塔那商号的老板；

埃倫娜：他的妻子；

埃斯佩兰莎：他的女儿；

璜尼托：他的儿子。

德尔利亚諾家（“財閥”），成員有：

貝尔納維：长兄；

伊格納西奥：二弟，德尔利亚諾兄弟有限公司的經理；

赫雷米亚神父：幼弟；

特蕾莎：妹妹。

拉腊·罗哈斯和比列加斯：德尔利亚諾兄弟有限公司的職員。

目 次

第一部 旧政权	1
第二部 崩裂	45
第三部 最后审判日	87
译后记	108

第一部

旧政权

第一章

“唐伊格納西奧來了！”有人在教堂門口悄聲兒地說道。

“唐伊格納西奧來了！”許多人照樣說道。人們擠得更攏一些，讓出地方來給這位剛來的人走過。大家都回過頭去，急切地瞅着他，可是唐伊格納西奧直沿着走道中間走去，樣子嚴肅、冷酷、憔悴。他的眼睛凝視着那邊盡頭地方的棺台，凝視着那些綢緞、繩索、流蘇、禮拜用品、鏤盤，凝視着那口黑色的棺材，上面刻着那家相當有名的德爾利亞諾父子有限公司的創立人唐璜·何塞·德爾利亞諾的姓名頭一個字母的幾個閃閃發亮的大字。

靠近棺台的地方，人群格外擁擠，唐伊格納西奧用手和路臂肘推開人群才走到了扶欄那里，扶欄旁邊擺着黃色的長蠟燭，還有一排神情沮喪的守喪人在默禱着。

唐伊格納西奧掏出手帕，小心地把它鋪在那沾滿灰塵的破地毯上，然後跪下來，一邊淌着汗，一邊呼呼地喘着氣。

“噯呀，真熱！”他嘟囔着。

長兄唐貝爾納維回過頭來。一張圍着黑色圍巾的滿是皺紋的臉上，一雙忿怒、衰老的眼睛盯着他瞧。一個樣子

故意显得很悲伤的雅致的女人向他点点头。人人都注意到唐伊格納西奧这位最重要的继承人的来临。只有那个幼弟赫雷米亚神父站在主祭神父的左边，出神地瞧着圣三教堂的半圆形室的天花板和金光閃爍的光輝。在他法衣的礪硬的錦緞上面几乎不大能看到他那瘦削的象猢猻似的头。

“謝謝你，唐璜！”唐伊格納西奧向一个弯着腰递給他一支蜡烛的邈邈的长腿的人說。

唐璜对这一声“謝謝你”很感激，脸上露出了一絲呆滯的笑意，一边走回到人群中去，把一抱蜡烛分发給左右的人們。

“让我来替你拿帽子，納西托，”^①一个年老的妇人輕声地說，她的眼睛盯着他，一面伸出一只又瘦又黑的手来。

“謝謝你！”唐伊格納西奧說。

“納乔，^②很抱歉，可是我一定得走了。真抱歉，已經九点钟了，我把陶洛雷絲独个儿留在店里。你知道，你的悲痛就是我自己的悲痛。我們終究是同学。”

“謝謝你，唐蒂莫特奧！”唐伊格納西奧回答着一个汗水淋淋的人說，并且让他的老同学的湿手紧握着自已的手。

“唐伊格納西奧！你右面的第二支蜡烛——恐怕要燒着那个香童了。”

唐伊格納西奧拉拉那个香童的衣袖，打手势指指那蜡烛。他轉过身来。

① ② 唐伊格納西奧的爱称。

“謝謝你！”他說，安然自若。

在喪禮中，每個人都想找个借口去跟唐伊格納西奧扯上几句，表示對這家巨大的德爾利亞諾父子有限公司的敬意和忠誠，而唐伊格納西奧毫不疲累地接連說着“謝謝你”，直到神父們一個跟着一個最後一次繞着棺台走三圈，驅趕鬼魔。

儀式結束了。六個強壯結實的農民把光亮的新棺材扛上肩頭抬出去，後面跟隨着所有的送喪人。

那天天氣晴朗。強烈的陽光普照着城市和他四周金黃色的群山。人們向四面八方散去，只有身穿黑色禮服的人們把唐璜·何塞·德爾利亞諾送到他最後的安息的地方去。

第二章

“你在跟我講什麼？玉米每公石五·五比索？^①你在开玩笑，比列加斯。而你自己却以五·三比索的價格在賣出！”

拉腊·罗哈斯伸了伸牛一樣的脖子，仿佛他的確硬的襯衫使得他很不舒服。他目光銳利地瞧着唐璜·比納斯那象天使般傻氣的面孔，並且忍住了笑。

“唐璜，”他說，“你在今後的一星期中以六比索的價格買進的玉米，我要出你每公石十二比索，把它們全買下來。”

①，比索(Peso)：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各國貨幣名。

唐璜想要接下去讲，可是比列加斯，一个又矮又胖、面孔赤红的年轻人，阻止了这场争论。

“别响了，先生们！请尊重些！”

他抓住拉腊·罗哈斯的手臂，牵着他走到送丧队伍的前面。

“你不该跟唐璜讲这些话，拉腊·罗哈斯。你永远不会使他理解的。”

“可是你不能使我相信，象璜·比纳斯这样一个靠卖豆和米发了财的人不会不了解这些话，”拉腊·罗哈斯嘲笑说。

他正要放声笑出来，一看到棺材就在近旁，以及送丧人的严肃的面孔，他的哄笑就仿佛受到了魔法似的，变成了一声深长而真心诚意的叹息。

唐贝尔纳维·德尔利亚诺回过他那灰白的头来，一双疲乏的象鸡一样的眼睛注视着拉腊·罗哈斯，后者暗自庆幸能够叹息得非常合时宜。拉腊·罗哈斯的眼睛温柔得象羔羊一般，他几乎还挤出了一两滴眼泪来。

送丧队伍停了下来。疲累的扶柩人由替手来接替他们。十一点钟的阳光逼使人们把帽子脱掉，连秃头的人也偷偷地摘去了帽子。有些人脸上现出了很不高兴的神色，许多人显然露出厌烦的样子。

两头瘦骨嶙峋的驴子在残梗田里啃着干草，它们抬起头来望着送丧队伍，摇摇尾巴，摆摆耳朵，对它投以轻蔑的目光。

送丧队伍又开始前进。走在最后的是璜·比纳斯和大

陆商号的店員罗德里格斯。

“我告訴你，那不行！”比納斯堅持說。“比列加斯不可能以五·五比索的價格買進玉米，因為他自己把市價壓低到了五·三比索。”

“可是，唐璜，”罗德里格斯回答說，“這就是做生意的基本道理呀。想想看吧。比列加斯以五·三比索的價格把玉米大量拋售到市場上去。好，那麼除了比列加斯外，賣主就無法找到另一個愿以五·五比索的合理價格來買玉米的人了。”

“就是這點我不明白。”

“它就跟這個烤着我們的太陽一樣清楚。比列加斯以五·三比索的價格賣出一千公石，而以五·五比索的價格買進一萬公石。”

“然後呢？……”

罗德里格斯拿出手帕來擦他汗濕的前額。

“然後？唔，他把所有的玉米都囤積了起來，就等待一個很短的時期，到了適當的時機，再把玉米賣到市場上去，他要定什麼價格就定什麼價格。”

唐璜驚奇地睜大着眼睛。

“可是這是基本道理，唐璜！”

“隨便你怎樣說吧，我的朋友罗德里格斯，可是老實說，這種買賣在我看來是不老實的。我不知道怎樣向你解釋明白……什麼？象德爾利亞諾這樣一家體面的公司……”

“那些傢伙？”

“不錯，先生！象德尔利亚諾父子有限公司这样一家体面的公司是不做那种买卖的。”

現在該是罗德里格斯来惊奇地睜大眼睛了。这真是一个少有的食品雜貨商！他不知道該笑还是該叹息。一声嘶哑的咒罵打断了他們的談話。卡罗利那商号的經理給絆了一下，重重地碰到了他脚上的一个鸡眼。

送喪队伍最后穿过城郊的几条小路，走到公路上来，公路两旁排列着石牆和霸王树^①的樹篱。墓地的白色圍牆在阳光中閃耀。它那簡朴的大門口沒有一点儿裝飾物，沒有一絲花紋，也沒有一点斑痕。四周全是潔白的一片，就象一座剛粉刷过的馬房。

最后一个抓一把泥土扔入墓穴的是唐璜·比納斯。当他悲哀地向德尔利亚諾兄弟告辞的时候，唐伊格納西奧亲切地挽着他的手臂，一起离开了墓地。

“好人都蒙主召归，离我們去了，”唐璜叹息着說。

一陣沉默。唐璜感到需要对死者頌揚一番，又开口說：

“好人……”

“最后的一些图样都已准备好了沒有？”唐伊格納西奧打断他說。

唐璜吃了一惊，躊躇了一会儿。

“一切都照你所說的那樣办了，”他怯生生地回答說。

“你不知道，唐伊格納西奧，我多么感激不尽……”

① 霸王树(prickly pear): 一种仙人掌属植物。

“磚头和石灰怎样了？”

“先开始用六吨。磚厂里正在烘第一批磚头。工人们已經完成了鋪平地面的工程。今天，当然沒有人干活。我們都来参加喪礼了。这是我們的本分。我还亲自把蜡烛分發給大家……我将永远不能报答你……永远不能！”

可是唐伊格納西奧的臉上显示着对頌辭毫不感兴趣，唐璜結果只能光是談談工作上的事情。他們每到一个拐角处，总有送喪的人来向唐伊格納西奧告辭，打断了他們的談話。

“你可知道，唐伊格納西奧，”唐璜到了他，自己該告辭的時候，說道，“我有时在晚上想到这个計劃，仍旧有些担心。”

“沒有理由担心，”唐伊格納西奧冷冷地回答說。“我已經用数字給你証明那是多么可靠。”

“不錯！我将永远感謝德尔利亞諾一家人，感謝你的去世的父亲……”

唐璜拿起手帕擦擦他的孩子似的眼睛，一大顆一大顆的泪珠正从他的眼里淌下来。

第三章

“你沒有到墓地去嗎，唐蒂莫特奧？”

“只去参加了喪礼，瑪麗克泰。唐伊格納西奧畢竟是我的同学，可是他現在对我就好象他从来不認識我似的。我出身普通人家；他們是財閥。但他們总有一天要失敗的！”

“革命进行得怎样啦，^①唐蒂莫特奥？”

“就要来啦，孩子。马上就要来啦！我們已經胜利了！”

“可是他們說革命的人都是些杀人、偷东西的坏蛋。”

唐蒂莫特奥从扶手椅子里站起来，脱去了羊毛便帽。他用粗大的手輕輕地摸了一下形似番茄的头盖。他慢慢地說，眼睛望着那灰蒙蒙的长长的街道，街道上的电灯正开始閃发光。最后的一絲阳光从屋頂上消逝了。羊毛似的云朵在黃玉色的天空中翻滾。

“瑪里克泰，”唐蒂莫特奥說，“你服务的那家公司的先生們称革命者为盜賊和杀人者。財閥們就是这样叫革命者的。他們叫得对，瑪里克泰！革命对于財閥們來說是件生死大事。就象教士們在貝尼托·华果士^②手里遭到的命运一样，財閥們将在弗朗西斯科·馬德洛^③的手里遭到灭亡。……趁我还没有忘記，瑪里克泰，告訴德爾利亞諾一家人我买到了一些康曼哈餅干。卡西亚尼托对这种餅干欢喜得发

① 这里指一九一〇年开始的馬德洛領導下的墨西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墨西哥獨裁者迪亚斯的反动統治。

② 貝尼托·华果士 (Benito, Juárez, 1806—1872)：墨西哥的进步政治家，自由主义者的領袖。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二年任墨西哥總統。在他領導下的墨西哥人民战胜法、英、西班牙武装干涉者和教会地主反革命派。他反对美国的侵略野心。一八五八年他曾命令廢除宗教职位，沒收教会財產。

③ 弗朗西斯科·馬德洛 (Francisco Madero, 1873—1913)：墨西哥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一九一〇年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任總統。

狂哩……真的，財閥簡直就是瘟疫，它在毀滅着我們！”

“什么是財閥呀，唐蒂莫特奧？”

“你聽見嗎，陶洛雷絲？瑪麗克泰竟不知道什么是財閥！我不是每天都說過無數次，群眾的無知是國家的不幸嗎？瑪麗克泰，財閥就是……是……世界上最壞的人。極不道德的人。實際上就是惡棍。我無法解釋得很清楚。我可以給你几份《國家報》看看，你就會知道那些傢伙是什麼樣兒的了。陶洛雷絲，把我的報紙夾拿來給我。”

“不要操心了，唐蒂莫特奧。我是極難得看報的，我可沒有耐心去看這些東西。但是在我們這個世界裡，的確確沒有一個財閥，對嗎？”

“哦，真太無知了！你在說些什麼呀，瑪麗克泰！哎呀，你同財閥們生活在一起！你在為財閥們工作着！你的老板就都是財閥啊！”

“哼。那樣說，你報紙里的那些報道完全是言過其實，唐蒂莫特奧。一句話也不要相信它！就我個人看來，沒有跟小卡西亞尼托一樣好的人了。這雙鞋子你想是誰送給我的？”

“讓我瞧，瑪麗克泰。”

“蒂莫特奧！”陶洛雷絲從店鋪後面叫道。

她從裡面跑出來，拿着三磅米給瑪麗克泰。

那女孩子剛离去，唐蒂莫特奧就撫弄着他妻子的丰满的手臂，輕輕地在她的背上拍了一下。

“要收穫，你就先得播種，陶洛雷絲，”他說。“群眾的無知是國家的不幸！誰不跟無知作鬥爭，誰就是罪犯。我們所

以不得不在那个独裁者波尔菲里奥·迪亚斯的铁蹄下生活了四十年，原因就在于群众的无知！”

“不要向我讲道了，蒂莫特奥！这一切跟玛丽克泰的鞋子有什么关系呢，老傻瓜？”

“唔！不要使人太苦恼啦，陶洛雷丝。我老了。你这样提醒我很好；然而就因为我老了，我不希望不先播下我的教训的种子就死去。人死了，陶洛雷丝，思想继续存在。思想是永远不灭的，是不朽的！”

“我们的灵魂是我们仅有的不朽的东西，它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进去把上衣穿上，老傻瓜，我们一起到卡普西纳斯去参加祈禱礼吧。”

“可是今天是俱乐部集会的日子呀，陶洛雷丝！”

陶洛雷丝给唐蒂莫特奥穿上上衣，把墨西哥旗商号上了锁，一句话也不说就拖着他走了。

“我们一定得偿还我们祖先和我们自己的罪恶，”唐蒂莫特奥悲叹着。“你说得对，陶洛雷丝。你只不过是服从于你的教育，就是我们墨西哥人给予妇女的那种教育。我们关心自己的狗猫，要比我们关心你们更多呢！”

两人走进教堂。他们的脚步在圆屋顶下的阴暗光线中发出反响。讲道坛在什么地方，只能加以猜测。一个令人讨厌的神父拿着念珠在噤噤咕咕祈禱，十二个披着围巾的女用微弱而单调的鼻声在应答着祈禱文。在闪闪爍爍的灯光下，可以模糊地看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难象的紫袍。

唐蒂莫特奥联想起这些观念：“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伊